



COSMOS BOOKS LTD

長篇推理小說

時間的習俗

(日) 松本清張著 晏洲譯





· 版權所有 ·

書名：時間的習俗

作者：（日）松本清張

譯者：晏洲

出版：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

電話：五一二八三六七一

印刷：嶺南印刷公司

香港西環第二街一二九號

定價：港幣十元

三版：一九八二年三月

目錄

和布刈神社祭禮	一
相模湖之夜	一一
他的身世	二四
疑犯	三四
完全不在現場	四六
一種假想	五七
筑紫俳壇	七〇
一個發現	八〇
菲林的秘密	九二
調查	一〇二
西邊的死屍	一一三
A ¹ 和A ²	一二四
進展	一三六

名古屋酒吧·····	一四六
共同搜查·····	一六三
失蹤的青年·····	一七七
鐘崎行吟·····	一八九
萬蒲節·····	二〇〇

和布刈神社祭禮

一

那一年的舊曆年初一，正是二月七號。

那天晚上，從十一點鐘開始，有門司市內的長途巴士臨時出動，不斷開出，把乘客送到西北方的和布刈岬。是個眼看就要結霜的天寒地凍的夜晚。

巴士沿着狹窄的海岸公路奔馳三十分鐘，來到稍微突出海峽的岬角，讓客人下車。岬角座落在關門（下關到門司）海峽九州方面的頂尖上。

沿海一帶佈滿農舍，簷下晾曬着裙帶菜，海風中夾雜着魚腥。

巴士停在神社的牌樓前。乘客們魚貫下車，穿過牌樓入內。神社庭院點燃着幾處篝火。天氣寒冷，篝火周圍的人羣圍成好幾個圈子，神社前面就是黑茫茫大海。對岸燈火瞭瞭，那就是下關方面的壇之浦。

海峽很狹，夜間眼力好的人，可以清楚看到海潮迅速流動，似乎這裏不是大海，而是一條河流。

神社名叫和布刈神社。今天晚上，不論是大殿，還是辦公處，都是燈火通明。祭壇前面，拍手禱告之聲不絕（日本風俗禱告前後都要拍手——譯註）。神官從一早開始就頻頻誦唸着祝詞，笛聲嫋

嬉，鼓聲鑿鑿，好像是要突破外面的寒冷空氣。

神社的木造建築在篝火的紅光照耀下，顯得神秘而莊嚴。在夏夜裏，這個特點還不顯著。因為現在寒風刺骨，就更加增添了森嚴感。

這裏的祭禮，每年都從大年除夕的午夜開始，直到年初一的天亮以前。清晨二時半左右是退潮時間，祭禮在這時達到最高潮。

庭院裏的觀光客人越聚越多，都是前來觀看這項古老典禮的。黑幢幢的人影，到了深夜零時快到時，大約已有三千多人。

當然，多數人是到這裏來看祭神，但也有人特爲到此聚會，尋找俳句、和歌（兩者都是日本詩歌——譯註）的靈感。俳句的作者，遠自東京或關西地區而來，也並非特殊現象。有一季，俳句會的題目就是「和布刈神祭」。

——快到深夜兩點鐘了。

然而，離着退潮，還有一些時間。

大殿裏面，誦唸祝詞的聲音更高。觀光的人羣又增加了很多，有些人擠得不得不站在石牆上。

石牆下面就是大海。巖石密佈，白浪滔滔。神社裏面，電燈已完全熄滅，警方爲了考慮安全問題，派了幾艘船隻停在海峽中，用探照燈照射着海面。

乘船觀光是不可能的。退潮就要開始，海峽兩邊露出一些土地。

神社裏的燈光逐漸消失完畢，剩下來的只是幾堆篝火。頭戴黑紗帽的神官從大殿裏抱出一大束乾竹，就着篝火將竹子點燃，噼噼啪啪，燒得響聲不絕。

祭禮就要開始了……

其後，幾名神官從台階上走下。一個人手執鐮刀，一個人雙手抱桶。鐮刀與水桶都是自古傳下來的。那時，海面的水位已經退到石牆以下。白晝絕對看不見的岩礁，逐一露頭。

神社牌樓面對着海面，從牌樓開始，有石階直通海中。

神官們用大竹筒點着篝火，捲起神袍袖子，一隻手提着衣角，用另一隻手高舉篝火，首先走下石階。數千名黑壓壓的觀眾，都把視線集中在篝火照耀下的神官背影。

他們腳踏海水，直奔岩礁。有的地方水深沒膝，看的人都感到凍得打戰。

那一天，凌晨二點四十三分是退潮時期。

一位神官彎下腰，割取海中的裙帶菜。旁邊另有一位神官捧着白桶，把割上來的菜都盛在桶裏。祝詞聲音越來越高，在寒夜之中，格外清朗。

二

神樂之聲不絕。所有燈光全部消失，陸上、海上，都是漆黑一片。

只有竹筒上的篝火把水面映成紅色。神官一邊顫慄，一邊割菜。在下霜的二月份裏，深夜把膝下部分全部浸在海水中，十分鐘不到，大概就會感到雙腿發麻。幾千個黑影，在黑暗中凝視着水邊的祭禮。

祭禮達到最高潮了。人聲寂靜，潮音轟鳴，好像震雷一般，動地而來。此情此景，多少年來成為俳句吟咏的對象。

在這一瞬間，通過海灣的船隻也都熄滅了燈光。對岸的壇之浦那邊，家家戶戶都關了家門，一片漆黑。這是因為，自古以來，凡是偷看這一神事的人，都遭到了神的處罰。這一神社所祭禮的神像名叫滿珠、乾珠，所以從壇之浦向東的長府灣裏，也有以滿珠島、乾珠島為名的島嶼，不用說，就連這些島也是在一片黑影之中。

割上來的裙帶菜，分別裝入岩石上的白色木桶裏。神官所穿的一身白色裝扮，映着火光，顯得十分清淨。在這一瞬間，無論時間，無論空間，都使人覺得恢復到古代了。

祭禮到達了最高潮。只有急拍的浪潮在大地上着想。咏吟這一情景的俳句很多。

但是，把這一情景紀錄下來的，並非僅是俳句而已。現代的照像機世界也發揮了作用。就在祭禮達到最高潮的時候，參觀者之間，閃光燈不斷閃動。裏面固然有報館等等職業性的攝影人員，多數則是羣衆中的業餘影友。

本來在祭禮進行之中是不容照像的。觀眾却仗着黑暗的掩護和閃光燈的便利，不斷拍攝。

大約十分鐘之後，神官捧着裝滿裙帶菜的木桶，從岩石回到石階，拾級而上。羣衆之中，掌聲四起，大殿之內，不斷傳來祝詞的誦禱聲。

神官走上石階，重入大殿，把剛剛割上來的裙帶菜盛入土器，奉獻神前。另外還斟上神酒兩盅，供上木魚一條。一切祭禮都是按照古禮行事。到了這時，神社庭院恢復了人工照明，大殿的吊燈也點燃了。

神樂再度開始，祝詞不斷。這時，三點鐘已過。距離天亮則還早。

但是，穿着神服的神官親身入海那一幕，才是祭禮的最高峰，過此之後，羣衆逐漸散去，到了天

色逐漸發白，海灣裏的滿珠、乾珠島影已隱約可見時，來拜神的人已經不多了。

其後，剩下的只是在神社神酒開宴、唱吟人士而已。

巴士通宵往來，三時過後，開始把乘客從神社運回門司港車站。

觀光客不僅來自北九州的小倉、八幡、戶畑、善松，還有人從福岡、熊本、大分等地專程前來。來自東京、大阪的也不少數。

看了祭禮回去的人，毫無例外，都是面色發紫。這是終夜飽吹海風的緣故。

那天早晨八點鐘左右。

小倉車站附近的大吉旅館來了一名客人。三十七八歲的年紀，穿着黑大衣，手提一件大型茶色皮箱，肩頭掛着照像機和閃光燈的皮袋。沒有坐汽車，是安步走來的。

「您來了。」女工迎上前去。

旅館因為就在車站附近，一早就有來投宿的旅客，並不奇怪。

「我是東京的峰岡，」客人用平靜的語調說道：「曾經打過一封電報來。」

「峰岡先生……是啊，電報收到了。」女工低頭鞠躬。「請，請進來吧。」

「準備好房間了吧？」

「是，準備好了。」

「好，多謝。」

女工是個二十三歲的女孩子，圓下巴，挺逗人喜歡。

客人被帶到二樓。是兩間套房，客人走到大房的走廊上向外張望。外面是旅館的裏院，泉水淙

涼，佈置得簡單樸素。

「噢，這間房向裏。」客人喃喃自語。

「當街的房間都住滿了。這間房反而清靜。」女工把客人的行李搬進來，立刻給火盆添炭。

「真給我留下房間，很感謝你們。」客人在火盆旁邊坐下。

女工一邊添炭，一邊說道：「只要有電報來，總是要準備下的。」

「幫忙很大，天氣這麼冷，沒有房間就難辦了。」客人進了房間，始終還穿着大衣。好像是要把火盆抱着一樣，伸出兩手烤火。

「火車裏面，難道也這麼冷？」女工望着幾乎渾身顫抖的客人。

「不是，如果在火車裏，一定有暖氣。我沒有坐火車。我從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一直在海風裏站了一整晚。」

「啊呀，你做什麼去了？」

「是在門司的和布刈神社，觀光神社的祭禮。」

「噢，原來如此。」女工點頭。「照這樣說，今天應該是舊曆年初一了。」

「你也是當地人？」

「是啊，老家就在離着小倉五里地的地方，叫做行橋。可是，我從來沒有看過和布刈神社的祭禮。」

「是嗎？越是當地人，越不會特地前去欣賞。」

談話之間，客人幾乎要把面孔伏在火盆上。

「像這麼冷，在海邊上站一晚，相當辛苦吧！」

「可不是，現在後背還是冰冷。」

「要不然，我把火添大一些。」

「對，添大一些。」

女工又加了一些炭。「等一會兒，房間就暖和了。我們如果知道，應該早一些加火，把房間烤暖，等你來。」

「因為是電報，不能說得那麼清楚。」

「客人是東京來的？」女工問。

「是啊。」

「啊呀，從東京這麼遠專門爲了觀光祭禮，才來到門司？」

「可不是。」

「真是了不起。」女工終於露出了當地口音。

「怎麼，你認爲我喜歡趕熱鬧？」

「是啊。像我們這樣的人，到東京去觀光，那才是一件大事。而你居然專爲了和布刈祭禮跑這一趟，所以的確了不起。這麼說，和布刈神社的祭禮在東京很有名？」

「普通人並不知道，只是在一部分人中間有名。遠道專程來看的，不是喜歡俳句，就是喜歡和歌的人。」

「你先生也喜歡作俳句，和歌咯！」

「也可以這樣說。」客人揉揉眼睛。「多謝妳，身體差不多暖和過來，想睡覺了。昨天晚上整晚沒有睡，在那裏站了一晚。」

「那就請安歇罷。立刻鋪床？」

「對。我睏得很，想馬上就睡。」

「好，好。那麼，我先把『湯婆子』準備好。」

三

女工鋪床的時候，客人坐在廊子的藤椅上，欣賞旅館的裏院。

「這院子不錯！」客人讚美。

「是啊。這座房子雖然重修過，院子的佈置和擺設還是老底子，前幾代留下來的。」女工一邊拍
出被蓋，一邊說道。

「怪不得，我就覺得古色古香。石頭上都長滿了青苔。」

「這是我們老闆最得意的地方。」

客人向女工問道：「妳叫什麼名字啊？」

「我嗎？」女工笑道：「我叫文子。」

「阿文？妳很漂亮啊！」

「哪裏？差得遠！」

「怎麼樣。我帶着照像機，在這裏留個紀念，用後面的院子作背景，給妳照張像。」

「好是好，很不好意思！」女工還在推辭。

「別客氣，沒有什麼關係。我回到東京，立刻寄給妳。」

「是嗎？」女工並不完全拒絕。

「好，我先到院子去等妳。」客人站起身來。「然後……」

「好，好，我馬上就來。」女工終於完全首肯。

客人把照像機皮掛袋打開，取出的照像機，外面套着黑色皮套。

文子望着皮掛袋說道：「你帶着這一大口袋東西，到處觀光，不重嗎？」

「可不是麻煩。不過喜歡照像，就只好如此，每天揹着它。昨天晚上我到和布刈神社，也照了像。」

「黑夜也能照？」

「不，用閃光燈。所以菲林還剩一半，就給妳照了吧！」

「啊呀，不要浪費吧。剛拍了神像，又給我照。」

「不怕。快點，馬上照吧。」

客人走出走廊，慢慢踱下台階。

他身材很高，微胖，滿臉和氣。

他換上木屐，瀏覽院子裏的假山，又看看花草樹木。睡眼矇矓，似乎要睡。

「讓您久等了。」阿文從走廊姍姍來到穿着木屐的客人面前。

「好，果然來了。」客人立刻從肩頭卸下照像機，領着阿文到適當地方，開始對距離和鏡頭。

「這裏好嗎？」阿文微笑着站在池上的一條小橋前面，橋後面接着一座假山。

「構圖非常好！」客人望着鏡箱，「好，照了！」手指按下去，微微響起「喀——」地一聲。

「謝謝您！」阿文鞠躬。

「再照一張吧。」客人就在原地不動，又按了「喀——」地一聲。

「好得很。這一次，請你稍微向前站一站。把背景換一換才好。」客人伸手，又給阿文指點一處新位置。

「夠了，夠了。」阿文謙讓。

「還有菲林，再照一張。」

「真不好意思。」阿文按照客人的意見，變換了位置。

這一次，客人跪在地面，照像機從下向上，改換了角度。

「阿文，好哇。」另一個女工從走廊上走過，冷言冷語地諷刺。

「不要看我！」阿文扭着身子撒嬌。

「這一次照得快一些！」客人對好了角度，一連按了兩三次快門。

「好，辛苦你了。」他拂着膝上的塵土。

阿文再一次鞠躬：「謝謝您！」

「姿勢非常漂亮。我看，能成爲傑作！」

「真的？」

「我回到東京，立刻寄來。旅館的地址我是知道的，就寫你的名字吧。」

問。

「多麻煩您。」阿文三步併成兩步，跑進樓房。客人跟在後面，慢慢走上台階，走向自己的房間。他偶然停住腳步，伸出雙臂，伸了一個懶腰，又打了一個呵欠。

「要休息了吧！」阿文跟在後面，手中提著「湯婆子」。

「真是對不起，澡盆的水還不大熱。」

「沒有關係。只要有『湯婆子』放在被蓋裏，我馬上就能夠睡着。」

「真對不起。」阿文跪在被蓋旁邊，把「湯婆子」放進去。從上面拍打了幾下，然後說道：「請睡覺吧。」說完，她把紙門推上。

——過了一個鐘頭。阿文還記得，那時是九點半鐘。

送電報的人來到旅館，問道：「有沒有一位峰岡周一先生住在這裏？」

相模湖之夜

一

正巧阿文在大門口掃地，馬上順口答道：

「有的，就住在這裏。」

阿文人很精細，一聽是她招呼的客人的姓名，馬上就能記起。

「收下電報吧！」

阿文一想，收電人還在睡覺，於是畫了自己的圖章，代為收下。

客人醒了沒有，還不知道。這封電報似乎是東京來的。無論如何，總要先看看他的動靜。她於是上了二樓，走到楓之間。

「醒了嗎？」她先進到會客的小房間，低聲問道。沒有回答。

又問了一次，這次聽到了聲音。

阿文把紙門推開，客人的頭部還埋在枕頭上。

「客人已經醒了嗎？」

那位旅客睜開眼睛：「我聽見有人招呼，才醒了過來。」

「這裏是您的電報！」

「什麼，電報？啊，我臨來的時候，交代了這裏的地址，果然就有事。在哪裏？在哪裏？」一隻手從被蓋裏伸出來。

阿文坐在原地，把電報遞過去。

客人打開電報，仰頭看了一眼，似是吃驚地叫道：「什麼，死了？」說着，他推被而起。

相模湖在神奈川縣的北部。東接東京都北多摩郡，西接山梨縣東山梨郡。

根據旅行指南介紹，該地距離東京新宿車站一點零二十分鐘，春天有櫻花，夏天可露營，秋天有紅葉，冬天可垂釣，一年四季，都有遊客前往遊足，是來東京最近而又最適於行樂的地方。

「相模湖自車站南行約五分鐘，四面羣山圍繞，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七年將勝瀨部落八十六戶人家埋於湖底，工程期間共犧牲了五十六人，才建成爲一大人造湖，其目的爲充當橫濱，川崎兩市的自來水源，並有利於相模川治水對策，供作相模原灌溉用水，擁有可以進行水力發電的多用途水壩。」

湖在一年四季之中，風景各異其趣，由季節而分別開放的設備，電氣科學館、先住民族居住舊址等等，可供參觀場所甚多，人人可遊，樂趣多端。而且，相模湖岸邊，共有青田、天狗淵、勝瀨橋、與瀨權現、與瀨湖畔亭、弁天島、尾房山、嵐山、石老山，爲相模湖八景。——（導遊說明）

由於臨近東京，時常有些遊客在湖畔留宿一宵，第二天才回去。湖邊因此有五六家旅館，最近並且都爲情侶投宿增添了新設備。

是二月六號午後六點鐘左右。碧潭亭旅館大門，來了一對男女旅客。男子約四十歲，瘦瘦高高的身材。手裏提着一個黑提包。女子大約二十四五歲，苗條身材，短短頭髮配合着雪白的小臉，倒很貼襯。

女工在大門口迎接。那男子問道：「想吃頓晚飯，有房間嗎？」女人則在一旁垂頭不語。

「有的，請進。」女工給他們準備好兩雙拖鞋。

相模湖的旅館只忙在夏秋兩季。一到冬天，生意就清淡，沒有人投宿。那天晚上也是一樣，碧潭亭的大廳空蕩蕩的。

那男子的衣着很講究。

女人穿的是紅底黑花和服，上面披著白色披巾。這個對比，特別引人注目，所以旅館女工在事後接受警官的盤問時，對於服裝回答得很是詳細。那女人手裏，還挾着一件淺灰色的麁希大衣。